

· 葉文欽 ·

憶俞家忠長官



「俞聯隊長走了！」晚上快十一點時接到同學謝維權的電話。今天快下班前他才提及，俞先生的情況不佳，正聯絡王時鼎、劉廣英等長官，無論如何安排明天（九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到臺大加護病房見最後一面，沒想到傍晚就真走了。想起來（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江火明教授的退休研討會，因江教授曾在清泉崗機場服役，大氣系特別商請俞、王、劉三位空軍長官到校做報告，俞家忠教授很高興，特別作了「令人著迷的天氣預報：被迷一甲子」的經驗談，俞教授精神飽滿、唱作俱佳，引起與會者的哄堂大笑。當時空軍的前輩胡三奇教授（氣象班教官、空軍官校物理教授，退伍後回母校中央大學擔任大氣系主任、理學院院長、教務長）也出席，我還特別為他們合照。三個月後聽說俞先生住院開刀，大家一起去看他，還和他開玩笑，等他出院再到氣象局預報中心談他的「特殊心得」。離開時其媳婦特地趕出來告訴我們：「請不要告訴我公公，實際上是癌症，醫生囑家屬要有心理準備。」目前家人也暫不告知老人家，希望能以愉快的心情接受治療，也許會有助益。

與俞長官的初往

我畢業後在桃園五天中工作一年後（民國六十年）調空軍氣象中心，與俞長官的關係正式開始。當時氣象中心值班地點在作戰司令部（現為作戰指揮部）外的山邊，生活區在現在公館國小的校園，因為軍官寢室額滿，我被分到司令部內與當時的俞副主任同住一間，可是我在寢室很少碰到副主任回來休息。原來俞長官當時家在嘉義，正常每個月回

去一次，有颱風就不一定了，而且常是星期六下班後才走，星期天搭夜車北上，星期一一大早就會出現在辦公室。沒回家期間，晚飯後他最多看一會兒電視新聞，就回辦公室讀書、做研究，有時會在預報課分析天氣圖或對比上下層的天氣圖，這時氣象官若掌握機會開口問，俞副主任一定會傾囊相授，那時候氣象衛星、雷達資料、電腦、數值預報等尚在啓蒙，做預報靠的是天氣圖、豐富經驗、警覺性和責任心。因為俞副主任一定在晚上十二點司令部邊門管制前才回來，早上五點多他已起床梳洗完畢，在中心的餐廳用完早餐就去辦公室，這就是我和他同寢幾個月很少看到他回來休息的原因。聽說俞先生一直都如此，看書也只看氣象專業書籍，從不看閒書。

不久我被調到松山八天中，那是在空軍氣象部隊最輕鬆的兩年，松山的觀測歸民航局負責，因為不是作戰基地，比較沒有壓力，天氣不好則以「安全第一」！春季因大霧，候機室要去金門的「臺金班機」一等一個星期是常有的事；南飛的班機只

要航路上有雷雨，飛管自然不放行，天氣室很少會接到「長官關切的電話」。兩年後我又回到氣象中心，俞長官已升主任，家也遷至臺北，我和長官接觸的機會較多，主要是氣象中心當時已開始主持國科會的計畫，我和同學張儀峰、謝維權同在氣象中心，有機會參加長官們的研究工作，這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訓練和磨練，也是氣象人生很珍貴的經歷。

俞長官的氣象之路

祖籍浙江金華，年已過八十的俞長官，抗戰期間因家鄉淪陷而成了流亡學生。抗戰勝利後高中畢業，在杭州親戚家正準備考大學，受到「空軍分區招考氣象正科生……畢業後保送赴美國深造……」招生訊息吸引，經體檢合格參加筆試，考取空軍官校氣象正科九期，由杭州搭「運轉機」到四川銅梁，與全國各分區考進來的一百二十多位同學接受嚴格的入伍軍事訓練，之後送到成都鳳凰山氣象訓練班接受專長教育。他們在校期間是「空軍氣象訓練班」的全盛時期，師生一度高達五百餘人，雖未稱「校」但直隸於「空軍訓練司令部」。當時他們的教官陣容堅強，除班主任劉衍淮是留德博士，其他像亢玉瑾、鍾達三、萬寶康……等（來臺退伍後均在臺大、淡江、成大任教）均剛從美國學成歸國。經過六階段的學習淘汰，最後只剩約六十九人，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一日畢業。當時國共內戰打得昏天暗地，共產黨號稱他們是以「小米加步槍」把國民政府打敗的。因此當他們一畢業，絕大部分的同學直接到臺灣報到，俞長官抽籤分發至桃園空軍機場擔任准尉見習官，從此展開他一生為空軍氣象、民間氣象及教育的工作。

共產黨很早就訂出「要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方針，後來他們對外宣傳是「國民黨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能相信嗎？二次大戰末期，美國投下原子彈後，蘇聯立即出兵東北；二次大戰結束後，東北未納入我國受降區，當時遠在西南的政府軍也鞭長莫及，林彪的「四野」進入東北發展壯大達百萬之眾，這才是國共內戰勝負的關鍵。根據「蔣中正還臺記」這本書詳細的考證指出：「內戰期間若政



俞家忠（左）和胡三奇老師（中）、王時鼎同學合影。

府再遷大西南，不但不能躲避共軍，且有陷全軍於覆沒的絕境。」蔣先生接受地理學家張其鈞博士（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的建議，決定將「黨、政、軍、財、文」中心遷往臺灣，最重要的理由是一臺灣海峽海闊浪高，能暫時阻止當時沒有海軍、空軍之共軍乘勝追擊。」

民國三十七年春，空軍各單位派百餘人來臺瞭解實況，周至柔總司令五月決定先將空軍所屬學校、訓練單位、航空工業、研究機構等遷到臺灣，於秋季開始行動，空軍即以臺灣為總基地，逐步南移以保全戰力。當時負責策畫疏散事宜是劉國運將軍（前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的父親），可以說空軍是相當完整地轉移到臺灣來，這對後來跨海峽而治，中華民國的命脈得以保存，是非常重要的關鍵。這也就是為何俞家忠他們九期一畢業就直接分發來臺報到的原因，當然就此和他的父母、兄弟姊妹分離，直到四十三年後才得以再回金華延續親情並回饋鄉梓。

氣象工作是積陰德的事

氣象班九期學長在氣象部隊可以說是最輝煌的一期，他們出了一位氣象系主任、兩位氣象聯隊長、三位氣象中心主任，他們還有一位同學轉行法律，曾當到總長辦公室中將主任，直到現在還有人為氣象事業付出或發揮影響力。其中「彭立、王時鼎、俞家忠」可謂是九期之氣象三傑，均高考及格後分別獲得碩、博士學位；雖是軍人都被禮聘為大學教授，在早期的年代是很不簡單。彭立以教學傳世、王時鼎以研究成果見長、俞家忠以實作天氣預報及研究令他著迷一甲子。所以俞先生常勉勵後生晚輩：「從事氣象工作是積陰德的事。」的確，若能處理好災變性的天氣預報，可以挽救多少人命、為國家社會保存多少經建成果和財產？這是不爭的事實。

俞家忠來臺先後在桃園、嘉義兩基地從事基層實務工作前後約十五年。民國五十二年底調空軍氣象中心服務，從氣象官、預報長、衛星課長、預報課長、副主任升至主任。他上尉調來時，原本在空軍總部的氣象中心已和戰術天氣中心合併，並搬遷

到作戰司令部內作業，前期的三位主任魏元恆、徐應璟、曹淦生均是抗戰期間進入空軍服務的民間大學畢業生，合併後部隊長提升為上校編階，主任一職由空軍氣象訓練班畢業的氣象人員接任，在他之前的主任分別是：魯依仁（一期）、蔣志才（二期）、吳宗堯（五期）、曲克恭（六期）、林則銘（七期），俞家忠接任後又交給他們九期的兩位同學王時鼎、羅季康，前後達九年之久，直至民國七十年之前，應是空軍氣象在國內氣象界最輝煌的時期。因中央氣象局在民國七十年一月二十八日完成當時號稱世界十大衛星站後，不久又有全國最大的超級電腦從事數值預報，但是軍事氣象的需求特殊，氣象局只能相互支援而無法取代。

俞家忠長官離開聯隊長職務時，我曾聽他提過：「氣象局有意請他負責預報工作，他是有興趣的。」但是有人分析，因是少將聯隊長退伍，當時的局長是吳宗堯學長，若接任副局長尚可考慮，若接預報中心主任則「不宜」。最後俞長官被聘為「顧問」，這樣他就可隨時到氣象局走動指導，後生晚輩也可從他身上吸收很多寶貴經驗，這就是為何「俞老師」在氣象局預報人員心目中會如此受到尊敬的原因。

俞長官的研究精神及其他

各基地天氣中心的資料中心有限，他在桃園時發表第一篇文章「颱風與臺灣天氣」，這預告了俞家忠為何會一輩子「迷颱風」？在嘉義期間他發表過四篇文章，分別與平流輻射霧、雷陣雨、卷雲、吹塵之預報有關，很明顯是為維護飛安之考量從事研究。

民國五十二年底調到氣象中心後，俞長官才真正發揮其興趣，滿足其嗜好。由於氣象中心有大量資料，其發布的氣象預報對外場有一指導作用，民國五十四年他發表「高空氣旋環流之形成及其影響地面系統實例之研究」，就是相當深入氣象問題核心的論文。以後每年均有一至兩篇論文發表。因為他曾擔任過衛星課長，也曾利用氣象衛星雲圖資料寫過兩篇文章，其中有民國六十三年的一「預測臺灣低壓及臺灣天氣」，後來成為他在夏威夷大學，

以「Taiwan Low」為題獲碩士學位之論文。他的指導教授為國際知名的「季風氣象」權威 Colin S. Ramage 教授。

俞家忠非常感念「曾訓練過我、關心過我、協助過我、栽培過我及提拔過我的長官、學者、朋友、同學們」，深表他的謝意，特別是吳宗堯、曲克恭兩位學長和王時鼎、彭立兩位同學。民國五十八年，他以「阻塞高壓與臺灣天氣之研究」專題和王時鼎兩位首次獲得國科會講師級研究補助費，當時空軍只有官校、航發中心及氣象聯隊三個單位有人獲此殊榮，這不只是他們個人的榮譽及受肯定而已，每月兩千元補助費，對家庭開支不無小補；我於民國五十九年畢業擔任少尉氣象官時，每月薪資是六百八十元。

在國科會氣象學門審議人彭立教授的安排下，當時自然組組長王惟農博士及負責氣象研究策畫人汪群從博士親臨空軍氣象中心參觀，對氣象中心擁有的豐富及寶貴的資料及過去研究的豐碩成果，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外，並要求我們空軍應多做研究工作。

果然，從民國五十九年起，國科會大力補助空軍氣象中心從事「侵襲臺灣颱風破壞性風力之研究」，由當時的主任曲克恭、林則銘主持，氣象中心可謂全體總動員，花費大量時間人力完成相關資料的蒐集及整理工作，最後在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三年完成以空軍各機場為主的各種颱風強度侵襲下之客觀預報圖。由於俞長官在六十年九月接主任，這項研究工作他實際上負了很大的責任去完成。六十四、六十五年他才以個人主持「冷季氣壓系統及臺灣天氣客觀預報之研究——高壓部分/低壓部分」的專題研究。

國科會除對單位及個人提供研究專題經費外，還補助國、內外進修人員，空軍很多氣象同仁因此受惠。繼王時鼎、曲克恭之後，俞長官以半百之年卸下主任職務，由國科會補助赴夏威夷大學苦讀獲碩士學位，這是他一生中最高興的大事之一，其精神毅力實足為後進之典範。

此外，對國家重大經濟建設方面，像金山核能



領取中央氣象局第一張許可證的喜樂（自由時報）。

廠有關氣象之三項研究、德基等水庫的暴雨量研究、中油海域探勘及輸油作業風浪預報……等；當年特殊的UN任務、心戰空飄作業……等，空軍氣象中心同仁在氣象支援方面貢獻心力，俞長官均參與其事，並負成敗之責。特別是擔任氣象中心主任長達四年期間，颱風來襲，他得準備好相關圖表、資料，隨時向作戰司令、總司令報告，不但空軍各機場，包括國軍的戰備防颱依據，由氣象中心主任批核的預報單均需負很大的責任。

俞長官的一些軼聞趣事

我認為俞家忠長官是他們同學當家中家庭最幸福美滿的一位，我分發到桃園時的副主任是他的同學及金華同鄉，當時尚未成家，而俞長官已完成「三男二女」的任務。因為他在民國四十四年就結婚，而且和一位臺灣客家姑娘。雖然他曾說：「在嘉義成家後，如遇內人當班，我常左手抱小孩、右手炒茶，眼睛還要看擺在爐子邊的書本。」但能有這機會又有幾人呢？調氣象中心服務的前九年，他一個月才回去一次，安心的值班作預報、研究寫論

文；可是太太在嘉義一樣要上班，還得照顧五個小孩。俞家忠長官的成就，刻苦耐勞、無怨無悔的朱秀妹女士絕對有一半功勞。搬來臺北之後，同事之間有任何聯誼活動，俞家忠夫妻總是一起出席。民國九十年的元宵節過後，「軍事氣象退伍人員聯誼會」在師大餐廳成立，俞家忠長官以師大老師的身分為大家買單，聯誼會才有一筆公積金可用。能回饋他所服務的社團，這才是有心人。

俞長官多次出國。第一次是民國四十九年到琉球嘉手那基地，接受美軍海外「氣象觀測員班」三十七週的訓練，結果還不到兩週就接到美軍的旅行命令，縮短為六週。因為他太優秀，學問及程度可當他們的教官。美國人向來是講求「為用而訓」，都會了就不用再花時間訓練，美軍分隊長直接建議縮短訓練時程，提前送回國。雖然感到光榮，但當時對「經濟」可是大損失呀！

氣象人員當初來臺的人員不缺，所以晉升得很慢，俞長官當了十年的上尉，他那位博士同學彭立還是上尉退伍的。他曾說過「氣象人員不要太計較，幹到少校可以了，中校已經很不錯，能升上校是祖上有德，升到少將一定是祖墳冒烟。」雖然是尚未升聯隊長前的「一句笑話」，但也得有本事、努力及機運，才會受到長官的提拔。

俞家忠從空軍退伍之後，立即投入梅雨季臺灣地區中尺度實驗(TAMEX)的規畫工作，他是應邀參與規畫小組到美國參訪並尋求國際支持。民國七十六年五至六月份展開的密集觀測實驗，空軍退伍的俞家忠和曲克恭兩位長官負責作業指揮中心最重要的預報工作。這臺灣第一次的大型實驗計畫，由陳泰然教授（現臺大學術副校長）和吳宗堯（時任中央氣象局長）總負責，當時國科會主委陳履安、主管科技的李國鼎政務委員都親到指揮中心慰勞並參加簡報，預報有梅雨鋒面接近臺灣，即展開全體總動員的密集觀測，包括遠來的美國NOAA之WP-3D飛機，這次空軍人員的支援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俞長官後來獲得「天梅獎」表揚。

退伍後的俞長官並未閒著，十分忙碌。除在中央氣象局擔任顧問，也會在臺大、文大、海大、師

大兼教天氣學課程，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出錢又出力，透過這個基金會協助國內氣象界邀請江蘇省、浙江省氣象專業人員來臺訪問，促進兩岸氣象交流；同時也代表基金會於九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從氣象局手中領到第一張「從事氣象預報業務許可證」，證明年已八十的俞家忠長官對氣象實在著迷。

氣象問題何其多？俞長官以他精湛的天氣學知識為公眾及學生解答氣象的疑難問題，這數十萬字的成果可是他畢生的心血，有必要出版付梓流傳後學。

對於所著迷一甲子的氣象，俞長官有些詩句表達預報人員的甘苦：

報錯了——

昨日預測今日晴，實際烏雲覆滿庭，責罵之聲不絕耳，傷心落淚預報人。報對了呢——

昨日預測今豪雨，實際豪雨罩全境，到處山崩土石流，災情嚴重後遺症。蔬菜水果貴得很，怨聲載道責罵聲，仍怪預報不很準，預報人員把淚吞。

對自家人呢——

預報人員忙一生，當班徹夜習性成，可憐家中另一半，半夜難眠到天明。

對他最熱衷的颱風問題呢——

颱風路徑全報對，直角誤差冠全球，決定暴風半徑難，狂風暴雨更難明。

俞家忠長官可真吐出了氣象人的心聲啊！